



好莱坞的夫人们

杰基·柯林斯 著

新华出版社

I712.4
185-2
3

好莱坞的夫人们

杰基·柯林斯 著
陈方马达愉 译

042069



女子学院 0062387

新华出版社



HOLLYWOOD WIVES

Jackie Collins

根据美国Simon and Schuster 1984年版本翻译

好 莱 坞 的 夫 人 们

杰基·柯林斯 著
陈方 马达愉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25印张 插页2张 470,000字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6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数：1—21,700册

ISBN7-5011-0102-7/I·16

统一书号：10203·230 定价：5.00元

引子

费城。他佇立在住宅的起居室里，睥睨着眼前这三个人——三只猪猡。三只笑得前仰后合的蠢猪！

被一种压抑沉郁的情绪冲撞着，他想狠狠渲泄一番。屋里的电视机开着。阿尔奇、邦克在闷罐似的播音间大声讲着无聊的笑话，人们哄笑着。但更让他肉麻的笑声是在屋里，他正呆着的屋里。他的母亲摩西束着棕色的头发。匀称窈窕的身材。敏捷的智力。他那秃顶、皮包骨头的老爷子，总是一进一出的假牙咔咔作响。还有朱莉，他以前觉得她不是这种德性。这三只猪！

他走到电视机前，扭大了音量。他们三人正开怀大笑，没有介意。可他觉得这是在嘲笑他。他恨透了，表面上却不露声色。他知道怎么叫他们别笑，他确确实实知道。

就在笑声还没有停止，三个人还来不及弄清是怎么回事的一瞬间，一把巴拿马弯刀飞了过来。这是致命的一击。

霎时，他的父母倒在血泊里。年青的朱莉小姐惊骇地瞪大了眼睛，捂着臂上的伤口，跌跌撞撞地向门口冲去。

你现在不笑了。总算不笑了。他继续挥舞着弯刀，把她砍倒了。没有一声尖利的呼救，他们没有一个人这么干。

迅雷不及掩耳地把他们全干掉了，犹如一个受过训练的士

兵。他是个职业军人吗？根本不是。抽泣使他的身体剧烈地抖动起来。奇怪，就是这无声啜泣着的身体曾挥舞着那把弯刀？他爱的人和这三个东西也是一路货。他沉溺在死神即将降临的恐惧、暴怒中。

演播室里，人们与阿尔奇·邦克仍在欢笑。电视机里的声音淹没了这暴虐的残杀。

弯刀仍在飞舞着，劈砍着，仿佛被魔力驱赶着，要把一切斩成齑粉。

（一）

在贝费利山的豪华别墅。

爱琳娜·康迪从华贵的床上醒来。她按了一下电钮，电动床幔便徐徐拉开了。

窗外，一个身穿白T恤衫和肮脏斜纹布工装的小伙子正在向她的镶着马赛克的游泳池内小便。

她一骨碌身爬起来，急忙低声喊着她的墨西哥女仆莱娜。同时，匆匆披上绣花绸袍，趿上暗粉色的拖鞋。

小伙子撒完尿之后，系上裤子，便悠然自得地离开了。

“莱娜，”爱琳娜尖叫着，“你在哪儿？”

女仆来了。对于主人的叫喊，她有些莫名奇妙，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

“一个人闯进来，从池子边走了。”爱琳娜气急败坏地说：“让米格尔来叫警察。再去看看，所有的门都锁了没有。”

莱娜没事儿人一样。开始收拾爱琳娜堆在床边的废纸，半杯葡萄酒，一盒打开的巧克力。床边、桌上如瓦砾堆一样凌乱。

“莱娜！”爱琳娜高声怒喝起来。

“别激动，夫人。”女仆淡淡地说，“没什么人闯进来。刚才那是一位仆人。米格尔病了，这星期没来。”

“在这之前，你为什么 not 告诉我？”爱琳娜气得满脸涨红，“砰”地一声摔上门，走进洗澡间。一张嵌着镜框的装饰画震落到地上，镜框上的玻璃砸得粉碎。

蠢佣人！象个哑巴。什么忙也帮不上。任凭他们出来进去，就是你被绑票、抢劫，他们也无动于衷。

“这种事只有劳斯不在的时候才会发生。如果有劳斯在，米格尔绝不敢装病。”爱琳娜想。

爱琳娜把袍子扔在一边，脱下睡衣，开始了刺人肌骨的冷水浴。她牙齿被冰水冻得格格打战。然而，冷水浴对皮肤是最有益处的。它能使身体各部位的肌肤紧绷起来。天知道，即使穿袍子，打禅，跳现代舞，都得有光润、有弹性的皮肤。她并不胖，没有一盎司的肉在她身上是多余的。对于一个三十九岁的女人来讲，她的身材是十分可人的。

“我十三岁的时候，是全校最胖的一个。小象，他们都这么称呼我。得这个外号无可厚非。一个十三岁的小娃娃，怎么能懂得营养、饮食和体操这类养身之道。”爱琳娜冷漠地笑了。小象，早就给人们点颜色看了。从前住纽约的贫民窟，在那儿当小秘书。现在却亭亭玉立，举止文雅。她被称为爱琳娜·康迪，住在一个有六间卧室，七个卫生间的贝弗利山宫殿中。小象再也没有尖尖的鼻子，灰不溜秋的头，有缝隙的牙齿，金属架的眼镜和平坦的胸脯了。

经过几年她就变了。鼻子挺拔秀丽（这实际是用布鲁克钢做的）。无光泽的头发成了深棕色。头发剪得很短，用一个金质的发卡一别，向一边斜披着。肌肤如大理石一样洁白、光滑，这一

切都要感谢那些正规的美容术。牙齿也镶过了，晶莹整齐。这主要归功于查理斯的技术。她的金属架眼镜也换成了天蓝色的隐形眼镜，没有这眼镜，她的眼睛是灰蓝色的。读起东西来还得眯着眼睛。她读的东西不多，只不过看些《大众》、《时装》杂志，顶多再浏览些广告、贸易、社会内幕或《好莱坞之声》的专栏。她注意读阿米·阿切尔德、汉克·格兰特两位记者的东西，也热衷于读《妇女时装》和《贝弗利山人》，可对于重要的、措辞激烈的新闻却不热心。不过在里根当选总统那天，她才想了一下政治。里根可以做到的，怎么劳斯就不行呢？

她的胸围接近36英寸。这得感谢她第一个丈夫约翰博士的不断抚摸。她的乳房坚挺高耸，即使地球引力也对它们无可奈何。万一会耷拉下来，她也可以去找约翰。她是在纽约的一次宴会上认识他的。当时，他正在纽约的一家医院做整容医生。一个月之后他们就结婚了。她劝他去贝弗利山开一座整容医院。三年后他就成了专做乳房手术的医生。然而，他们又离婚了。她变成了罗斯·康迪太太。事情就是这样有趣。

她的丈夫罗斯·康迪是一个电影名星，也是个第一流的混蛋。这一切是她渐渐才知道的。虽然他们结婚十年了，而事情倒变得越来越不可救药（她知道与他离婚的那些小老太太们仍在爱着他）。他正在计划拍第五十部电影，而他的影迷们也不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随着时光的流逝，事情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天晓得，收入也不会如以前那么好。每一部电影都可能是他的最后一部，而且……

“夫人，”莱娜敲了敲洗澡间的门，“那小伙子要走，他要拿钱去还债。”

爱琳娜停止了淋浴。要还债？还什么债？应该是在游泳池内

小便的罚款吧！

爱琳娜怒不可遏。她裹上浴袍，打开门，傲然命令道：“告诉他，让他滚出去！”

莱娜困惑地望着她，“给他二十块钱吧，劳斯夫人。他又干了三天呢！”

劳斯·康迪暗暗地咒骂着自己。上帝，这是怎么了？居然连台词也记不住了。拍过好几次了，他仍觉得紧张。

“放松点儿。”导演平静地劝慰着，关切地拍拍他的肩膀。

劳斯下意识地推开那只手。“其实我挺轻松，可那帮家伙老是分散我的注意力。”

“当然。”吉布安抚道，并打了一个手势告诉他的第一助手，“让他们静一静！这些跑龙套的，又不是叫他们来赛嗓门儿！”

第一助手点着头，用扩音器通知大家安静。

“准备再来一次吧？”吉布问。

劳斯点点头。

吉布转向一个皮肤被阳光晒成棕褐色的金发女郎，“再来一遍，夏诺。对不起，孩子。”

对不起，孩子？劳斯对这种腔调有点受不了，甚至是恼火。就仗着他曾经是好莱坞最了不起的家伙，才用这种口气说话。这老不死的！

“开始吧，吉布。”夏诺微笑着说。

“当然，开始！”吉布说，“我们都得恭维这老东西。”

“我妈当年可迷上他了，看过他拍的每一部片子。每次看完她都得发情。”

“化妆一下。”劳斯要求道，又带着点儿戏弄的口气，“如果大

家不在乎的话。”

“当然不，随您的便。”

哼，随我的便。这就是所谓的要劳斯·康迪当片子里的名角。劳斯·康迪才能卖座儿。有谁会去排队看什么夏诺？谁听说过她的名字？除非所有的电视台异想天开，播放这小姐儿解说的滑水表演。夏诺这姐儿，就那一脑袋头发和牙齿长得还行。但我可绝不会和她睡觉，就算她爬进我的卧室也没门儿……不，如果她低三下四点儿，说不定我还能动心。

搞化妆的那个小丫头对他有求必应。她干得挺利索，知道这片子可是大明星拍的，围着他团团转。给他擦去鼻子周围的汗水，还用小梳子整理他的眉毛。他敷衍地摸摸她的屁股，她回报了一个感激的微笑。到我卧室来吧，小东西，我会让你成为明星。

“好了。”吉布哭丧着脸。“咱们准备好了吧，劳斯？”

好了。他点点头站起来。

“好，那咱们继续来吧。”

开始挺顺利。这是一场很简单的戏。劳斯三句台词，夏诺六句。然后大家溜溜达达地走出镜头。糟糕的是夏诺，傻头傻脑的，根本就不进戏，每次都使劳斯的下一句台词没法儿接上去。该死的，干得不赖呀，存心跟我过不去呢！

“天哪！”吉布终于憋不住了，“他妈的！又不是念哈姆雷特的台词！”

好哇，就这么跟我说话？象教训一个从来没上过台的家伙！劳斯一转身拨开人群，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吉布向夏诺做了个鬼脸。“这就是你崇拜的天才。”

“我妈爱看他的戏。”她傻笑了一下。

“你妈是个比你还蠢的混蛋！”

她咯咯地笑起来。对吉布的辱骂毫不介意。只要一上床，她就能把他牢牢地攥在手心里，这才是关键的关键。

爱琳娜·康迪驾驶着淡蓝色的马兹达车，缓缓地驶入辛格鲍兰乌德林荫道。她最怕开车弄坏了指甲。她一度醉心于办一个“指甲诊所”。她在那地方治疗过。那可是个出色的诊所。他们把她的一个断了的拇指指甲修整得天衣无缝。爱琳娜顶喜欢去逛那些新奇的地方，这得花费点儿精神。

当车子开到斯彻斯坦时，她就开始胡思乱想。她一贯这样。巴伯拉干吗不给她的鼻子整整容？城里有那么多高级美容院。上帝知道她有的是钱。而且，这丝毫无损于她的事业和爱情。

爱琳娜双眉蹙蹙，追索着自己的爱情生涯。几个月来，劳斯根本就没碰她一下。他妈的，他根本就没这份情绪。

爱琳娜无法摆脱婚后那两件事的纠缠。这两桩事让她恼恨不已。事情可够复杂的，浪费了她那么多时间，到底值不值得呢？起初她觉得犯不着，现在又举棋不定了。

最后那件事已经过去两年了，她一想到这个就后悔莫及。她干了件多荒唐冒险的事！她和她的牙科医生米尔顿明来暗往。这是个除了看牙其他什么都不行的男人。她勾引他是多么不谨慎啊！而实际上，应当是米尔顿勾引了她。他把护士打发出去了整整一天，然后爬上椅子，发狂似的向她求爱。那天，爱琳娜记得很清楚，他在最兴奋的时候剥下了她的苏娜兰克尔牌新衬衣。想到这儿，爱琳娜忍不住笑了。虽然她当时并没笑。当他的护士回来时，米尔顿流下的口水已经把她的衣服都弄脏了。

为了安全起见，米尔顿把护士介绍到赛克思，又找了一个人来替她。这样，他们又在圣莫尼卡一个蟹脚的汽车旅馆里每周幽

会两次，两人热火了两个月。有一天，爱琳娜忽然决定不去了，一段小小的插曲便结束了。

另一段插曲简直不值一提。那是劳 斯电 影 制 片 厂 的 一 个 演 员。她只跟他睡过两次，每次完事她都后悔。

爱琳娜每当想起她和劳 斯之间的性生活时，就不由得怒火中烧。你把我当什么了，机器？我想来就来——而不是你读完那些乌七八糟的杂志，就想一天跟我干上十次。

哼，现在一年能来上十次就算不错了。爱 琳 娜 需 要 发 泄 性 欲，而劳 斯早就不能满足她了。他只有在拍床上镜头时，才肯和女人发生关系。

她小心地把汽车拐向左方，开到了玛 劳 斯。她每星期五都在玛 玛 逊进午餐。这几乎是城里尽人皆知的，爱琳娜一贯如此。

玛 玛 逊餐厅的老板巴切克·泰勒站在门口恭候她。接受了他的轻吻，然后被指引到她的桌旁。她目光锐利地扫过每一个人，向她的熟人们微笑地点头示意。

她的好朋友玛 莱 丽·格 雷已经在那里等着她了。这个小妖精。爱琳娜有点儿酸溜溜的。三十七岁的玛 莱 丽·格 雷比她当年更加俏丽多姿。念高中那会儿就被选为当地的美女和一九六〇年的小姐。后来和电影导演内尔·格雷结婚后又分道扬镳了。她的父亲退休了。拥有杉达森电影制片厂。玛 莱 丽从来不缺少钱，缺的是男人。

“亲爱的，我来晚了吧？”爱 琳 娜不安地问着，吻了吻玛 莱 丽·格 雷。

“不，我想是我来早了。”

她们相互恭维着对方的漂亮了，彼此赞美着对方的衣着，同时目光不时向餐厅周围扫视着。

“劳斯怎么了？扔下正在拍的片子，一走了事？”玛莱丽问着，从一个薄薄的金盒中抽出一根长长的黑色香烟。

“你了解劳斯，他时时处处要证明自己的存在。”

她们都笑起来。劳斯有色情狂的名声，在好莱坞简直家喻户晓。

“实际上，他憎恶一切。”她的口气不容置疑，“剧本，导演，同行，食物，气候，以致一切安排。都因为他对那个电影业走火入魔了。不过玛莱丽，你得相信我。”她自信地靠在椅背上，把脸对着她的女朋友，“劳斯·康迪这老家伙，要拼出老命在电影界再轰动一下。”

“我相信。”玛莱丽喃喃地说，“我从来没小看他，这你是知道的。”

爱琳娜点点头。玛莱丽不愧是她的朋友，而她们现在也形单影只。在好莱坞，劳斯在电影拍出时才有点儿名气。可他拍片的间隔又太长了，容易被人忘却。

“我准备去做一下眼睛的美容术。”玛莱丽的表情颇象做戏，“我只跟你一个人说，你可别告诉任何别的人。”

“哼，你早该做。”爱琳娜说，“谁做手术？”

“跟‘棕榈之春’联系了。我将在那儿住两礼拜。我在那儿有房子。做完手术就回来，保证没人会怀疑。他们准认为我是去度假的。”

“这主意太棒了。”爱琳娜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玛莱丽这家伙是傻了还是怎么的？根本就没人会去“棕榈之春”度假。谁在那儿有别墅的话，也顶多是去度周末。

“什么时候去做？”爱琳娜问着，目光却向餐厅四周东游西窜。

“尽量快吧。如果合适，下礼拜就动身。”

她们的谈话戛然而止，都盯住了刚刚进门的赛利福特·斯特伦。爱琳娜向他飞了一个媚眼。但他没有任何反应。

“大概是没戴眼镜。”她皱了皱鼻子自语道，“上礼拜宴会上我们见过的。”

玛莱丽打开那只小小的金粉盒，用镜子照着自己的脸，“他走红的日子快到头儿了。”她不屑一顾地说着，用纸擦掉沾在手上的口红。“他又不是克拉克·盖博，那才叫红得发紫的名星呢！”

劳斯打开电视，想看今晚的电影节目。他知道应该叫爱琳娜来洛杉矶。但是他不能被干扰。如果她听到他离开拍摄现场、拂袖而去，她会暴跳如雷，会认定他的银幕生涯结束了。她会成天喋喋不休地抱怨他总去迎合观众心理，他的这最后一部电影违背了她的忠告，而且毫无票房价值。上帝，那部片子让她生气。其实，那是一个很好的爱情故事。一个老练的导演和纽约的一个舞台剧女演员。他让她在影片中做了女主角。

“过时的垃圾。”爱琳娜早就直言不讳地告诉过他，“色情、暴力和喜剧。这就是今天的票房价值。而你却一直膜拜这种艺术，现在你明白已经太晚了吧？”

她是对的。但他现在必须献身这种艺术。因为他渴望票房价值。他已经不能自拔。在好莱坞，他的色情表演是无人不晓的。

约翰·克森和安妮·迪克森谈得情投意合。她故意把那双修长诱人的大腿翘得高高的。

劳斯忽然拿起电话。“给我要接待部领班。”他一字一句地说。

自从劳斯甩手不干之后，吉布已经来衷告过：“我们不能分手，劳斯。如果今天早晨想自由活动，我们可以改天早上再重新安排摄制计划。”

他终于答应了。这帮家伙总算明白了一个明星的份量，而过去他们根本没把这当回事儿。

“喂，康迪先生，”总机通知他：“您要的接待部领班。”

“您要我为您做点儿什么？”

劳斯把话筒支在下巴上，踌躇了一会儿，“你能不能嘴严一点儿？”

“当然，这是我们的本份。”

“好，我要一个胸脯丰满的。”

“没问题。您要金发的、褐发的还是红头发的女人？”

“这无所谓，只要她的乳房丰满就行。我的意思是要大的。”

他又补充一句：“她的费用可以记在我的账号上。请记下我的房号。”

他凭什么付账？电影厂反正能报销。

放下电话，走到镜子跟前。岁月不饶人啊！他马上就快五十岁了。五十岁！

劳斯·康迪已经在好莱坞混了整整三十年。二十五岁那年他就成了明星。一九五三年进了城，一位老代理人的年青太太发现了他。那阵子，他正在斜阳大街的食品商场扛箱子。年青的太太立刻就被这金发碧眼的小伙子迷上了。她一边怂恿丈夫当他的代理人，一边和劳斯勾搭上了。

一次，她的丈夫发现了他们的勾当。当制片厂要和小伙子签

合同时，气得发疯的老头子用尽心机把合同签得一塌糊涂。而在应当履行合同的时候，他又一脚踢开了劳斯，到处扬言劳斯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儿。

劳斯对这也不以为意。他出生的伯朗克斯是个穷地方。三年来在纽约干遍了各种活计。对于他来说，好莱坞的任何一个契约都是求之不得的。

女人们都喜欢他。两年来他在摄影棚里工作，实际就是在那儿跟一群漂亮妞儿鬼混。他很快看出，自己在这方面的天才是被埋没了。

两年来，他尽在一些电影的酒会场面里充当那些不起眼的小角色，既没合同做保障，也没有钱。

有一次，他在斯克布的一家药店闲逛，碰到一个叫赛达的姑娘，是个秘书。他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找她，这实在是个辛苦的差事。这姑娘并不出众。超过标准的体重，汗毛茂盛，腿很短。不过，却有一对令人惊叹的乳房。他也不知怎么就邀请了她，她接受了邀请。他们到爱娃小吃店，随便要了点儿小吃，他谈了自己，并眷恋在这里停留的每一分钟。很多姑娘都喜欢和他聊天，而他却对这五小时的促膝长谈兴奋不已。

赛达很精明。高傲的劳斯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姑娘。她拒绝第一次见面就跟他睡觉。当他试图去摸她那诱人的乳房时，她把他的手推开了，并对他干的色情勾当进行了一番忠告。第二次见面时，她为他做了一顿他从没吃过的美餐。

六个月来，他们的关系一直非常融洽。每周见两次面。每天在电话里聊天。劳斯最喜欢跟她神聊，他的每一句问话，她都能对答如流。不过劳斯又能提出点儿什么问题呢？无非向她描述跟她鬼混过的姑娘们；他正在为找工作而头疼。找工作的尝试一次又

一次地碰钉子，他为此沮丧不已，简直说不清自己的苦痛和困惑。赛达很同情他。每周给他做两顿可口的饭菜，还帮他洗衣服，真够意思了。

一天晚上，劳斯去跟一个老姑娘幽会。她的未婚夫却出人意料地回来了。劳斯不得不从起居室的窗户跳了出去，不顾一切地逃跑了。他决定出其不意地去看赛达，并把一切都告诉她，她准会开心的。

当他来到橄榄道的小公寓时，竟目瞪口呆。她正在款待一个男人。两人坐在烛光下，吃着香气扑鼻的罐焖肉，桌上放着一瓶酒和新采来的鲜花，赛达穿着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衣服。看到他进来，她只是张皇失措地望着他。

他从没想到过她还会有男朋友，他竟无缘无故地被戏弄了。

“我介绍一下，这是白纳德·莱福特斯。”她有些恼怒地说着，用厌恶的目光注视着他皱巴巴的衣服和乱蓬蓬的头发。

他犹如回到家里似的一屁股坐下，向白纳德·莱福特斯点点头。

“给我来杯酒。”他对赛达说，拍了拍她的屁股，“苏格兰的，多放点儿冰。”

她狠狠瞪了他一眼，但还是照着做了。

一小时后，莱福特斯先生走了，他还坐在那儿不动窝儿。

“真多谢你了！”门刚一关上，她就高声尖叫起来。

劳斯咧开嘴笑了笑。“怎么了？”

“你自己明白。到我这儿来就象到你家一样，对待我就象对待你的……你的……那些情妇。”她快气昏了，“我恨你，我真的恨你！你以为你有一大堆女人。好，让我告诉你……”

他飞快地抓住她，拖过来恨不得杀了她。他知道该怎么干，如同影片中的一个凶犯。

她的山峰一般高耸的乳房灼热地、令人战栗地贴着他。

“劳斯——”她抗拒着推开他。

他什么也听不进去。她居然要被白纳德·莱福特斯夺走，而不属于他。

当时她竟是一个处女。生活在好莱坞的二十四岁的处女。

第二天，他把东西搬到她家住了下来。他恰巧已经拖欠了两个月的房租，身无分文。

赛达对他如痴如醉。她毫不犹豫地告别了白纳德，把全部身心奉献给劳斯。

“你必须找一个代理人。”她焦急地说。因为她知道，从影的失败是他无法摆脱的苦恼，而演电影又是他得心应手的。不幸的是，所有的代理人都听到了劳斯·康迪声名狼藉的传闻。

一天，她鼓足了勇气，“我来做你的代理人。”她十分严肃地宣布。

“你做什么？”他气得咆哮起来。

“我做你的代理人。这是一个好主意。你等着瞧吧！”

第二个礼拜，她辞掉了她的工作，取回了她的积蓄，在好莱坞波里福特一座破旧的宅子里找了一间小屋，钉上了一块“赛达·拉·赛拉，明星代理人”的招牌。然后装上一部电话，就开始工作了。

劳斯认为这一切荒唐可笑透顶。代理人怎么干？赛达的常识等于零。

她该做什么，她不久就知道了。她曾在一家规模挺大的律师事务所当过秘书，而这家事务所恰是专管电影方面的事务的。她有